●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總局掛號核准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六十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寄閱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各界需用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五層樓洋房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績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
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虛癆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冬春煙題圖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絕大的影響文學是表現一國的國民性的諸君要明白俄國的思想精神就是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本社將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請耿匡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選譯五十餘篇都四十餘萬言從普希金（Pushkine）郭哥里（Gogol）柯勒（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屠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oi）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每家各附有作者的小傳和肖像有系統的介紹全書計分四集每集先行出版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鷸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寧娟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芮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羅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六月底出版定價大洋一元四角外埠郵費二分預約價大洋七角本京郵費四分外埠加郵費洋一厚冊亦至六月底截止購者從速寄預約期間以日為準印數無多購者從速以寄信第二三四集亦經著手編出版期定再行預告鄭振鐸君編俄國文學史學源流述略又可作俄國文學史讀亦不日出版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啟

却病延壽種玉膏

此膏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陽痿早泄遺精小腸氣男女五勞七傷凡肝胃氣痛肚腹疼痛風火牙痛以及三十六種喉症頭痛七十二種眼科偏正頭痛三陰瘧疾與寒氣及各種咳嗽痰串痰瘡腳氣痰及各種喘嗽痰癧癧症中濕及癱瘓骨節酸痛各不遂風濕並傷損毒各種貼惡瘡及各種無名腫瘡或積不固與小兒驚風患處賡立見奇眼或帖患者若不腎冷經帶功患淋濁以及婦女下遺諸症以帖臍部功效尤速其他各症另詳仿單
有病可以除病
無病可以強身
乏嗣可以得子
價目乾坤兩種每對二元每種單張一元二角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造福齋藥房啟
電話西一千三百九十六號

張世楷秘製
中國西藥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乏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諳名利特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為名利為工本計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康里愛儷院從外埠函購可寄郵費加一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啟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期者如本報仍欲繼續訂者請向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鑲砂自煉白金零兌舊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痔瘡藥

天泡瘡黃水瘡乾疥瘡此藥內服日可愈三日包愈本藥好收復發不還洋外埠償半加郵費一律包郵西一律照上價馬路玉芳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啟

龍虎丹

難收發背大瘡即潰爛不成則已潰流血難言之苦非此丹一藥一切命之處惟此龍丹專治無名腫毒一劑消散此藥神效者無論是何部位者可化為烏有誠為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首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為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效然內部病根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人去年見斯病之苦厄非醫藥所能治本人心見斯病苦心救世始覺得此臌脹最平的修剖之名言皆得以個個決靈丹也本年九世之厄皆利水大個最使生也天下奇效之方患者不惜工本特製此藥功能達臌膨脹消氣和平本藥能通應氣腹有病如以除及無病健體虛腫滿服之無不食水腹病一切氣真千金者須換預定無效本社退還原洋購者如藥無不退還

定價每盒洋二十元半打十一盒洋一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每盒加一保險費加五角

發行處上海英界九十二號美界一百五十號
經售處上海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正真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衰弱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為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象施內服不為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癧瘰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
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新發明草筆
休城胡開文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羊毫草仿製之成筆名曰郎毫兼羊毫穎尤為堅勁耐久法用圓滿和柔較名家書畫家交口稱善用承海內大名公學士臨池之一樣頗蒙諸公為文人學品古墨花樣亟應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助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背痛乃腎弱之徵宜速服此丸治腎專治腎弱所致各病如腰背痛筋骨痛膀胱炎小便頻數有石淋小便腫脹短便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貫徹不主張

（丹翁）

貫徹主張四字、世人之恆言也、予每以無所主張、爲老友馬二先生所呵斥、實則予大有主張、予何所主張、蓋主張不主張耳、且主張貫徹不主張之主張、以視不能貫徹主張者、非猶少愈乎、曷爲不貫徹主張、所爲朝秦暮楚、昨日東、今日西、明日南、後日北、主張君主政體者、忽而主張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者、忽而主張君主政體、甲與乙攜手者、忽而與丙攜手、丙與丁攜手者、忽而與乙攜手、齊魯迭纏、楊墨互逃、參伍錯綜、何可究詰、主張胡適之者、忽而主張林琴南、主張林琴南者、忽而主張胡適之、並有主張婦女解放者、而威制細君、主張工人神聖者、而勢壓苦力、主張平等者而討妾、主張衛生者而吸烟、主張牝牡同校者、身爲校長、或延師於家以教其子女焉、主張捕魚者、甚或取薄俸於魚行、主張討段者、甚或乞哺餘於段黨、此種主張、匪特不足言貫徹、直難乎其爲主張矣、至於報紙之主張、誠貴有初終而切忌首鼠、然成竹既由灌溉以參天、本根自向膏腴而移植、以言貫徹、不亦戛戛乎其難哉、余以爲晶報一紙、正如空中雨花、遇有結習者、自然着着、又何暇主張耶、噫、余之貫徹不主張、實深惡夫主張不貫徹者也、

牆倒衆人推

（丹翁）

有句俗語、叫做『牆倒衆人推、』照這意思、還有幾句呢、甚麼『落井下石、』『赴上水、』『燒熱竈、』『扯順風旗、』『打死老虎、』皆與牆倒衆人推、是差不多的性質、這樣性質、不獨中國、外國恐也不免、不獨現在、古來恐也很多、但這推牆的人、如果出於隣右別家、還不算奇怪、可是推牆的、便是造牆的、那眞要替牆叫寃枉了、我以爲旣要推這座牆、須趁着他未倒、衆人未推時、先推他一下、倘或竟被我推倒、固然大出風頭、卽推他不倒、也不失爲孤行己意的男子漢、至於這座牆、或是一座壞牆、專做了人家的阻礙物、或是一座好牆、並能遮風日、障烟火、那皆係別一問題、姑不管他、總之和着衆人、來推這牆、自己不過做了一個衆人、那未曾倒的牆、在旁邊看見他們、倒不膽寒、反覺齒冷了、還有一件可笑的事、這被衆人推倒的牆、磚頭猶是舊磚頭、瓦塊猶是舊瓦塊、泥土猶是舊泥土、萬一重新築牆、恐怕推倒他的衆人、又要忙着代他去栽培根脚了、照此看來、築牆推牆、都不及騎牆、騎牆的不用手、專用胯、有牆便騎、無牆便走、此家倒了牆、自有不倒處、比那些忙得小男子一般的衆人、挑羅把擔的去築、掮肩擦背的去推、眞個使力與不使力、上算與不上算、竟有天淵的分別了、仔細思來、眞可噴飯、

游戲襍銘 并序

（丹翁）

向來國內舉一大事、必有無數笑史興焉、此次直皖操戈、足令人絕倒之逸聞、亦自不乏、然亦有誤傳、亦有好事者所虛造、要皆足資佳話、因摭八事而成五律一章、每句分繫以銘、用博閱者自相而已、詩曰、湘鄂說逃亮、徐飛脚更高、會師無可伐、啓事亦徒勞、虜睡王公榻、俘呈曲氏刀、辮兄如作督、何不大清朝、

▲湘鄂說逃亮銘曰

坎坎伐於譚兮、逐出湖之南兮、放勦放平海上、欽明文思安安兮、

▲徐飛脚更高銘曰

見機而作、逃之夭夭、雖曰得斷、不算登仙、老師兮並未踰垣、從弟已無相見而不及泉、

▲會師無可伐銘曰

若曰伐段、段已克於燕、若曰姑徐徐云爾、徐已飛上天、若曰從吳泰伯之後、民眞無得而稱焉、

▲啓事亦徒勞銘曰

大事去矣、代表誰歟、與其小東門喝雉、孰若拱宸橋呼盧、你在報紙反面說此甚、得勿因十八子講足下投壺、

▲虜睡王公榻銘曰

光新光新、勸汝一口鴉片烟、武昌雖小、却殼迴旋、你若眞要過癮、榻上儘可以酣眠、好在那位貢少芹先生、特別通信天天、已將你起居、在時報上注得周全、

▲俘呈曲氏刀銘曰

足下若俠、宜封曲逆、姓雖不直、降直則直、鞠躬獻刀、狀類叵測、倘使沈泊塵在世而戲繪貸容、定仿魏武之於蔡卓、雖然、彼仲翁兮、並非千里草、實係孟德、

▲辮兄如作督何不大清朝銘曰

定武張公、亮節孤忠、段克克段、全賴同族之親家翁、莫小覷荷蘭水瓶子、總理大臣曾游泳其中、此時縱變一督、也難稱克奏膚功、

小樓消夏記

（哀民）

茹素念佛、期修來世、果有此事與否、姑不置論、余嘗默察此輩、陰險佞惡、尤甚於常人、蓋彼假茹素念佛、以飾世人耳目、降至今日、更不堪問、甚至緇流之狎妓娶妻、視爲常事、前年北京十剎海僧人清朗、發生休妻一案、都下傳爲趣談、然清朗之事、猶彰彰在人耳目者、更有隱而未彰之惡在、爲余親目所覩、乙卯夏日、內子赴普陀朝山、余與之偕往、宿三官堂、該寺之知客曰元性、古梅里人、身長面黑、貌頗淳樸、余私謂是必爲苦行僧無疑、覘其言行、殊無他異、上年春、余訪友於方板橋某里、友人居樓上、樓下另賃於人、余入門、見有當窗而立者、覿面善、略事寒暄、知爲新遷來之房客、旣與友晤、無意述及新房客之面善、友曰、君決不認識、若人曾爲僧、與一女施主結歡喜緣、遂易俗子裝、來滬雙飛雙宿也、余詢女施主何人、則云某洋行買辦寵妾、年事已在四十外矣、余心有所動、歸告室人、余妻亦以爲異、因余與友爲通家好、異日偕往偵之、入門適面、彼人面避去、余妻私謂余曰、果爲知客元性也、後一月、余又往友家、則其下雙扉緊扃、闃寂無人、余曰、追又遷居耶、友曰未也、普陀香訊已動、其師遣人來招男子去、故其婦亦不來、虛房深鎖也、余大駭、默忖若而人者、其師猶招其去耶、追因其有勾引女施主手段、故不肯使之永久還俗乎、嗚呼、海上婦女朝普陀山、大抵視爲極嚴重之事、覩於此事、佛豈有靈耶、爲家長者、烏得不三注意也、

老媽子和小學生

（了之）

前天家裏因爲一個老媽子•卸工回去？要另外再用一個•誰曉得叫來了•多不願意做工•問他爲什麼？有一個便說道•

『工錢也少？
飯錢也少？
麵呢又貴了！
飯都吃不飽！
叫我們怎樣好？』

旁邊有一位小學生便嚷•這是絕妙一首白話詩•而且還含有社會問題裏面的傭資勞工等項的問題在內•從前白傅的詩？是老嫗能解•現在的白話詩？是老嫗能做？可以見文化的進步了！

□莊蔚心致朱天目書

天目先生大鑒、昨見尊稿、甚爲詫怪、僕作詩五六年、體例亦復數變、積詩何至數百首、在十八歲以前、泛濫出入、未有專好自識傅君屯艮、始以宋人相勗、則時時致力於兩宋諸家之沈著排奡者、初未嘗以山谷沾沾自喜、且僕弱冠之年、奔走衣食、學植荒落、所造自可知也、往與朋輩作還時、復索鄙詩塞報、荒蕪穢瑣、初無佳想、過後自視、輒汗下弗勝、近年以來、因不復爲此種無聊酬應、雖爲藏拙、亦免好名之誚、至於先施報七月十五日所刊詩、前數首誠爲僕幾時亂七八糟之作、然刪棄已久、不復記憶、不知瘦鵑何以重爲刊登、且將尊詩附錄於後、而漏署大名、然檢該報七月十九日、有被手民排差之勘誤、恐足下未見也、僕與足下素無一面、亦何從得足下未刊行之稿、且天下詩人多矣、豈徒以得盜尊詩爲榮、僕雖至愚、萬不出此、此事於足下爲誤會、而於僕名譽有損、故不得不聲明、尊稿措詞、稍爲厲氣、似非所宜、然僕終不敢以此咎足下耳、　蔚心拜白

荳棚閒話

（逝）

揚州瘦西湖之船娘、載之筆記、形諸吟咏、意者不能似浙之江山、亦當若吳之金閶、一究其實、僅爲上海浦灘一帶之江北縫窮婦一流人物、天下事、百聞不如一見、文人弄墨、大都不甚足恃也、

曹汝霖章宗祥、皆所謂賣國賊也、擷其事跡、編印行世、遂不脛而走、張作霖吳佩孚、皆揭討國賊之旗幟者也、錄其歷史、裝訂成書、亦風行一時、爲人在世、不能流芳千古、便當遺臭萬年、芳臭二字、雖待後世論定、然而曹章張吳傳矣、

某某兩公司、時以減値爲招徠計、其實只陳廢劣貨、及値高利厚者、稍減其價、餘如日用必需之品、固未見稍廉、甚且較普通店家爲昂、然際此盛暑、肩磨踵接、大有爭先恐後之勢、亦可見貪小利者之多、而又無鑑別能力、耳食盲從、大可憐也、

時値炎天、工部局衛生處、所頒之霍亂預防法、曰、（西瓜應粟勿食、）以其易於致病也、游戲場深夜納涼、冰飲冷徹心脾、風露寒浸肌體、且兜兜風涼之圈、適野田之樂、不知其視西瓜應粟又何如也、

愛克司光

（一）（四）（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回　酒食徵逐高與聯盟　釵鈿依稀無心遇美

邵二璧虎見他剝薄自己、不由睜圓兩眼、剛待發話、偏生那個黃勝歐、又滿滿的送過一杯酒來、邵璧虎忙欠身說道得罪得罪、黃勝歐笑道、這酒不是敬三哥的、是酬謝三哥的、三哥適才舉得絕妙的大公雞、好借這杯酒潤一潤喉嚨、恐怕以後碰見甚麼好女郞、還須借重三哥的絕技呢、祝鵬文畢竟有些老大不忍、忙笑說道、大家取笑罷咧、那裏想到便是邵三哥的令妹呢、邵璧虎氣憤憤的罵道、這死了頭、早也不來、遲也不來、偏生在這當兒進來搗魂、（不怪自家輕薄、轉怪妹子搗魂、可謂無理之理、）劉海蟾忙攔着說道、哎唷、這個你又怪他則甚呢、像這樣好女孩子、我們設法來護惜他、還怕來不及、虧二哥忍心罵得這樣惡毒、快快不用如此、我聽去還覺得有些心疼、盧病雲望着程佩紅微笑道、輕憐密愛、大哥眞算得是個情種了、邵璧虎却不曾聽見、他一面向海蟾說道、舍妹今年十七歲了、名字叫做紫薇、他是我們姨娘生的、雖然同父、却不同母、所以他的年齡、同兄弟相隔甚遠、他同生母住在外邊、兄弟輕易却不同他們往來、一者是嫡庶攸分、名分上我不便屈尊聯絡、二者兄弟旣同身學界、校務紛繁、刻無寗晷、祇知有校、不知有家、又是兄弟素來抱的宗旨、至於他待字閨中、尙不曾受過人家聘定、這是我知道的、然而當這文明時代、女子貴乎解放、他是否同人結了婚約、兄弟却也不便去過問、海蟾當時聽了他這番議論、兀自半晌開不得口、其時已是不早、酒菜已經上完、衆人胡亂吃了飯、也就紛紛散去、約莫隔了有十多天的光景、邵二璧虎剛在校裏授課、忽然祝鵬文跑來會他、相見之下、祝鵬文便告訴他、密司忒劉病勢甚危、如今想是沒有挽救的指望了、三哥不妨前去探視探視、也是弟兄們一塲情分、邵璧虎聽了猛吃一驚、正待追問海蟾病的緣故、不知祝鵬文說出些甚麼話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熱

（馬二先生）

這一天熱極了、寒暑表到了九十六度了、阿根、…是一個汽車夫、…睡在房中一張短榻上、渾身兀是汗流不止、臭虫又咬、急忙移到院中、熱氣少減、但是蚊虫更咬得利害、這時候、正是下午二點多鐘、他的主人還未起來呢、

又過了兩點多鐘、他在夢中被他的主人使人將他喚醒、吩咐駕車、他忙着用冷水搽了一把身上的汗、便到車房中、將車備好、在大門前等着、

又一刻多鐘、他的主人、…是一位四十多歲又黑又肥的人、帶着一位姨太太、小少爺、娘姨、上了車、去兜圈子、吃大菜、看電影、這時候已是十一點半鐘了、又去吃冰淇淋、吃完了、又去到徐家匯、曹家渡、各處去兜風、一直到四點鐘、方纔回公館去、

那位主人口中不住喊道、熱！熱！

那位姨太太也說、今天眞熱！

那娘姨、抱着一個三歲來已睡着的小孩在懷中、却不曾敢說嫌熱、

那主人與他的姨太太回到房中、關了窗子和電扇、又命人搧着腿、慢慢的睡了、

這時候、阿根也用力把車移到車房中、又換了一身衫褲、沒有事了、閒步出了大門、叫了一部黃包車、到馬路上去兜風凉、

那黃包車夫、貪他三角小洋一個鐘頭的賞賜、祇顧彎着身子、慢慢的跑、跑的雖不快、但是也很吃力、也出了一身的臭汗、口中咕嚕道乖乖！今天天氣纔熱啊！這時候、那阿根祇斜歪在黃包車上、手中還拿着一枝香烟、似睡非睡的、迎着那對面來的涼風、很是快意、

又過了一點多鐘、阿根回家了、那黃包車夫得了四角五分小洋、也回家了、口中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汗在身上、如沸瀋一般、向外直流、回到家中、把所有掙的車錢、銅元、小角子、都交給他的女人、自己向那矮茅屋中的一張床上、倒頭便睡着了、

這時候、太陽已出來了、照着那間矮茅屋、屋中蒸得和火爐一般！但是那黃包車夫、鼾聲大作、睡得酣適的了不得、

洋場竹枝詞

（秋涵）

洋場路旁多柳絲、洋場女兒唱竹枝、竹枝不似舊時調、秋煞洋場好女兒、

昔日女兒伴遊人、今日女兒多懷春、月上柳梢不歸去、香輪儷破洋街塵、

茉莉花香不解語、公園日落風如水、草放阿娘監着人、儂不自由毋寗死、

小時怕人談西洋、虬髯見慣宵尋常、昨朝新買吒力克、金絲壓鬢翻洋裝、

大家一笑風氣開、握手問郞何處來、與儂接吻凍接吻、新蘸胭脂上口纔、

孅雨尤雲怯婢聽、美人睡眼尙惺忪、昨宵好夢郞忘否、不許偷嘗冰淇淋、

城外靑靑多野田、城裏盈盈生炊烟、可憐辛苦半年稻、不抵洋餐一夕錢、

駕車有馬馬有夫、揚揚持鞭驕且呼、夜靜月高卸嬌女、美人坐擁香模糊、

池邊裊裊秋風深、秋風吹老佳人心、笑郞賺儂采蓮子、要儂蓮子須黃金、

見說京津戰事生、一回傳說一回驚、紅英殉難蓮英死、如此新聞尙耐聽、

民國成功拜賜多、阿儂一事感共和、同胞兩字流行遍、好把車夫喚阿哥、

草草妝成亦可人、毀城何必更傾城、不施鉛粉天然足、絕似文明女學生、

淞香閣隨筆

（秋涵）

徐軍統寶山、出身梟匪、自投誠前清後、尙無赫赫名、辛亥革命事起、巍然爲江淮重鎭、尤有功於揚州、去年其夫人孫氏闕仙、聘余爲軍統撰述說部、椎埋屠狗、走壁飛檐、幾於纖細靡遺、全書惜尙未告成、然尙有許多軼事、爲吾書中所未及言者、姑誌之於此、以補野史之闕、公性愛劣馬、往往不施銜轡、能於馬行絕駛時、聳身一躍而上、疾如飛隼、一剎那間、能由此馬縱至他馬、數至五六、不稍蹉跌、槍法極精、雖黑夜間射擊人物、無不命中者、早年卽喜蓄古玩、奔走於其側者、曰吳人傑、人傑告我曰、某日公避捕、遁迹至仙女廟市鎭、舟泊橋側、入夜、星光黴辨途路、公攜人傑至某妓家、兩人先後行、岸勢傾仄、人傑偶不愼、失足墮河下、公大笑、急返身以繩下縋、人傑乃得攀援而上、自是依公肘下行、曰左左曰右右、未及半里、而村犬齊吠、猖猖不已、公恐爲人屬耳目、怒出手槍、人傑勸公勿傷生命、公凝思有頃、笑曰、吾擊其後部、勿使致命足矣、是時暝不辨色、公雖如此言、人傑竊未信也、無何、槍聲驟發、而羣犬狂嗥以逃、是夜遂宿妓所、天甫曙、人傑必欲驗昨夜果受擊與否、背公彳亍至林薄間、有茅屋三五椽、一老婦嘻唶而嘆曰、吾家犬不知爲誰所創、彈中其股、至今血涔涔猶未止也、人傑愕然驚、知公之槍果不妄發、並出刀圭藥一撮、給婦療犬金創云、

公潛身綠林間、故於盜竊事、尤能洞見其微、某夜宿小舟中、不能成寐、俯窗遠眺、去此里許、有石橋跨水、叢樹下漏月色、狀若冰稜、夜深人靜、萬籟寂然、忽有赤脚漢、牽一驢躑躅而過、驢後亦有一人、以木柄撓驢之尻、驢行稍緩、則撓益急、公笑謂人傑曰、此竊驢賊也、吾與汝馳往截之、必得眞相、人傑不信、阻公曰、牽驢夜行、亦鄉人之常、此亦何預公事、而必橫相干涉、公遂一笑而罷、次日、鎭市間乃喧傳某油坊一驢爲人所竊、公拍掌笑曰、我言如何、汝苟從我言、則驢爲我輩有矣、人傑亦笑、並詢其由、公曰、此何難知、驢苟爲其所有、彼曷不乘之以行、且撓驢之尻者、唯恐其行之不速也、倉皇之態、無俟偪近、固已難逃吾之目矣、人傑大嘆服、

公乞販售私鹽也、往往爲官兵所偵緝、而公之避捕、亦殊心弔胆、在在防觸羅網、因此常致誤殺人命之事、歲乙未、三江營游擊率兵直搗斷馬、斷馬爲公與孫七之巢窟、公先得信、偕夥友楊五遁至口岸、時已入夜、楊五往覓宿店、公隨其後、偶然欲溺、因就牆下私焉、忽遠道多人擁搶來、勢甚洶洶、公大驚、急藏身暗陬、後有一人揚聲大呼曰、捉老虎、捉老虎、老虎者、公是時諢名徐老虎也、公疾首曰、殆矣殆矣、遂從腰間出利刃、乘不備、殊其首、屍仆於道、公不暇顧楊五、投荒而行、跳身至江南當是時也、楊五俟公不至、大疑、啓門、將探其蹤跡、道中已喧傳殺人事、楊五知爲公所釀禍、亦思遁、人已悉其爲公同黨、縶之使不得行、因牽連而入於獄、被桎梏者八年、其實死者之所謂老虎、非公也、緣是夕圍飲於某所、有與公同名老虎者、不勝酒、相率逃席、死者追及之、遂罹於難、公後得悉其情、亦甚悔、故成軍後、常出金粟以贍其家、楊五後遇赦出獄、與公常道其事、謂公何不相謀、乃舍我而他遁、公笑曰、事出倉猝、苟謀之君、則彼此同陷狴犴已耳、且殺人者死、又安有今日、大丈夫不恤小節、君奚又嘵嘵爲、楊五亦笑、

春江花事

（老鶴）

▲福祥二有一個姑娘、叫侯第老六、說起他的歷史來、很可憐的、他的娘金寶、是個老奸巨猾的老鴇、老六從十四歲起、就出來做生意、到十八歲那年、金寶作主、把他嫁了一個吃洋貨飯的人、嫁後、夫妻很覺恩愛、這是再好沒有的事了、那知道金寶又來同老六鬼混、替他拉馬、不多幾時、拉上了一個小白臉、老六手段也不壞、一方面敷衍所天、一方面應酬姘頭、兩面多很周到、不讓他們像直皖兩系那樣吵鬧、可是眞不容易、那一天在馬路上、遇到那個洋貨女婿、他就一五一十、把老六怎樣同人家往來、背後說你多少破話、那洋貨女婿、怎樣會知道女人偸人、拉攏的就是他娘呢、當然氣得發昏章第十一、趕緊回去、先唱了一齣吵家算帳、然後連演着改良的逼休、老六下得堂來、沒奈何到金寶那裏去、金寶聽到了這個消息、心上着實快活、臉上却裝着一肚子的氣、口口聲聲、要替老六出面交涉去、但是老是直着脖子嚷、脚尖兒多沒移過一移、老六又從那裏知道、告發這件事的人、就是他娘呢、開場氣得不了、金寶反替他去招呼那個小白臉來解悶、不過過了幾時、老六一眼看去、這小白臉養不活自己的、上海灘上的小白臉、本來是靠人家養他、他一輩子不養人家的、因此老六就私下同金寶商量、金寶正中下懷、就先把話兒、攏開去了小白臉、然後再勸老六做生意、所以這一節老六又出來了、咳、你們想這老鴇手段多少利害、有人認得金寶的、說是個半老小徐娘、我說現在是徐娘世界、你們不要看他老、那兩面三刀的手面、誰多比他不上哩、